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十三回 玉皇閣小兒角力 杏花村孤女完姻

賈政聽小鈺說要去拜謝岳帝，便道：「該去的。」一面傳了周瑞、焙茗跟隨速去速回，一面自己就上衙門去了。那小鈺又去稟知寶釵，回到園中吃了早飯，換件小袖夾緊身，用汗巾拴了腰，加大套褲，靴統上把護膝縛緊，外罩一件大褂子。回明岫煙出門。騎上馬問周瑞：「玉皇閣往那邊走？」周瑞說：「老爺吩咐到岳廟燒香，怎麼要往玉皇閣呢？」小鈺道：「想是老媽們傳錯了話，實在要到玉皇閣去的。」焙茗道：「快掉過馬來，虧了說的早，不然一東一西差的遠了。」三人說著話，一徑往玉皇閣來。進得山門，小鈺留心一看，果見正殿前好個大空院子。當中高高搭起一座擂台，離台七八尺，四圍立個木柵，柵內鋪的細沙。柵東西各開一門，有許多人守著，以下放打擂的人進出。台上東西兩邊各布一步梯子。柵外看的人挨挨擠擠，十分熱鬧。台上坐一個道士，年紀約三十上下，身上紮扮得武將似的，十分威猛。焙茗忙到閣下大殿上點燭焚香，周瑞引著小鈺上去拜了四拜，復身出來對周瑞道：「我們且站著瞧瞧熱鬧去。」焙茗也高興瞧打架玩兒，就指著東廊下道：

「那邊有張方桌子，小爺站在上面瞧去。」小鈺說聲「很好。」

就在人群中擠將過去，站在桌上。只見一個長大漢子，緊一緊腰帶，叫開柵門，踏梯直上。那道士見有人來，就擺一個金雞獨立的勢兒，縮著一隻腳，擒著兩個拳等他。那大漢上了台，就使個猛虎出林勢撲將過去，道士不慌不忙，把雙拳一架，那只縮起的腿就往他小肚子上一蹬。漢子連忙躲閃，幾乎跌了一跤。道士的手腳快，趁勢又一飛腿飛過去，正中他的腰眼。哎喲一聲，撲身便倒。道士提了他兩隻腳，往台下一撩，直往沙裡甩將下去。漢子狠命的掙將起來，那眼裡、耳裡、鼻裡都沾了些沙，烏珠撐不開，雙手掩著臉在沙裡瞎跳。眾人呵呵大笑。

一人說道：「這樣一個大漢子，原來沒用的。」一個說：「你別輕量了他，他是山東糧船幫裡第一個有名的好漢水手呢！」

小鈺才想要上去，只見西邊梯上早走了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和尚上來。周瑞道：「這個和尚想必是少林寺裡來的，諒來有些本事的呢。」只見柳道士把身子一蹲，雙手一拱，擺個夫子拱手勢等他，那和尚就使個鷓鴣翻身勢滾將過來，道士把身往旁一側，趁勢將右臂曲肘向他胸口挺將過去。那邊正撲過來，兩湊勢，勁兒就大了，把個和尚仰跌朝天。道士就提起拳頭在他小肚上狠捶一下，和尚著了急，叫聲「阿彌陀佛，饒我狗命罷，受不了！」道士笑一笑，提了他的雙腿往台下倒栽蔥插將下來，巧巧把個和尚頭插入沙裡，連肩膀多沒著了。和尚兩隻腳不住的亂擺，又將雙手狠命一掙，才得拔了出來，可憐急得滿頭冷汗，黏住了沙子，竟看不見眼睛鼻子，就像個芝麻拌的糖球兒一般，立腳不住，躺在沙上不住的叫疼。看的人又大笑起來。小鈺正要解了衣上去，又見一個黑胖婦人，身穿藍布小袖短襖，月白布搭連束著腰，黑布褲子用紅繩紮緊褲腳，一雙魚邊魚大腳，走到柵邊也不開口，把柵門一扳，就扳倒了一扇。上了梯。便使個秋蛇入洞勢，凶凶的搶入前來。道士見來勢勇猛，忙退了幾步，擺個雙手推門勢，照他兩個奶頭上迎過去。婦人將身一側，就是一個泰山壓頂勢。雙手往他肩上撲將下來，道士順著勢使個牛獻角的勢兒，兩拳護著腦袋，直望他小肚子碰去。婦人慌忙退後，已是著了一下。生了氣，把左手往上一格，右手就往他褲襠裡擦去，名為一把擦陰。道士哎喲了一聲，忙用個亂劈柴勢，把雙拳往下一撤，架格開了，沒有擦著，兩個就劈劈拍拍的打成一堆。約有兩三碗茶時，柳道士料難取勝，把身子一縱，縱過那婆娘頭去，落下來，恰好兩背相對了。道士就將一個倒撲腿飛過去，這靴後跟正中了他的兩腿中間。那婦人陰門受了傷，叫聲「好踢」，雙手捧了小肚臍，疼得受不住。道士掉轉身軀，雙手向他肩背拍去，底下用靴尖把他小腿一鉤，撲通一聲，覆身栽倒。還想搶過去捶他腰眼，那婦人慌了，把腳往他脖頸上一鉤，道士不提防，撲身倒下，臉正碰在他的褲襠裡，連忙縮出來。婦人將身就地一滾，滾下了台，坐在沙裡罵道：「狗道士，使巧勁兒贏了我，我少不得要來打個還風陣的。」旁邊人認得那婦人的，說道：「他姓李，渾名黑鯉頭，有名的私鹽頭兒。手下有二三百的徒弟。這道士惹了他，只怕不得安靜呢。」小鈺忙把外褂子脫下，擦給焙茗道：「你拿著。」

周瑞忙叫：「別脫，怕受了涼。」小鈺並不答應，飛身一縱，像個燕子兒一般，飛過台來。道士見是個孩子，那裡在意？也不擺拳勢，伸著雙手去搶他的腳，誰知來得勁兒大，搶他不住。

這兩隻小小的粉底靴兒往他臉上一蹬，哎喲一聲，仰面跌去。

若是小鈺趁勢在他臉上一踹，不用說，這道士的腦袋就踹扁了。

虧了小鈺往旁一跳，提起一隻靴子往他大腿上扎實一踹，道士受不得，像驢子叫似的喊起來。小鈺便把腿在他屁股上略略一蹬。道士一個狗吃屎，往前搶去三四尺的地，鼻尖額角上的皮肉通擦去了。忙又把屁股一掀，小鈺又是一腳，豁刺一聲搶下台去，直搶出了柵欄子外，往人頭上落將下來。有個書呆子，帶了個玻璃大眼鏡，仰著頭，觀了一雙眼，嘻開一張嘴，正看得十分有興，不防那道士像餓老鷹一般撲將下來。書呆子忙叫道：「來不得的——」聲猶未絕，已是劈面下來了。撲的一聲，望後便倒。後面打翻了一個糖擔兒，連賣糖的小廝也碰倒了，旁邊還帶著碰倒了兩個人。眼鏡也打破了，砸了滿臉的血。五個人滿地亂卷，倒像毛坑裡的糞蛆一般。小鈺得了意。就在台上亂跳亂舞，開了一個四門，依舊跳回東廊桌子上來。周瑞嚷道：「小爺，何苦來？把我的魂也嚇掉了，快回去罷。」扯他下了桌子。焙茗把外褂子替他穿上，出到山門。才跨上馬，有幾個道士走出來，道：「柳師太請這位小爺進去奉茶，還要通通鄉貫姓名。」小鈺道：「不消了，我姓賈。」說罷，便扯起韁繩放馬走了。道士還只是請，焙茗道：「這是榮府裡寶玉二爺跟前的小哥兒，改日再來領茶。」說罷，也就走了。一路上週瑞盡是唧唧噥噥的抱怨不了，焙茗道：「替包大爺出出氣也好。」

周瑞道：「你這小猴子，連死活也不知道。若是小爺打敗了，我和你還有命麼？」焙茗道：「小哥的手段好，不會敗的。」周瑞道：「若失手打死了這道士，也就不好。」小鈺笑道：「我有分寸的，所以只踹他的腿，若在他小肚子上一脚，包管這狗道即刻上天門去見玉皇大天尊去了。」一路說著，早走到府前。

下馬進內，便道：「周大爺，焙茗哥，千萬別告訴人。」周瑞不做聲，焙茗也沒聽見，便飛忙去通報包勇去了。小鈺來到上房，恰好寶釵也在太太房裡，便道：「你明兒還得往關聖廟、呂祖庵去拜謝拜謝。」小鈺應聲「是」，往外便走。王夫人叫老媽去告知周瑞，周瑞說：「我往後死也不敢跟小爺出門了。」就一五一十說了出來。老媽聽了，就進內照著回明太太、奶奶。

王夫人道：「還了得，這麼會淘氣！」寶釵惱極了，來到館裡狠狠的把小鈺罵了一回。岫煙接著也咕噥了一陣。小鈺不開口，寶釵氣忿忿的進去了。妙香問他：「怎麼打的？」小鈺就得意洋洋數說起來，舜華沉著臉道：「小鈺，你還誇能呢！先生和奶奶的話，通不在意。古來說的『黃金不向瓦石碰』你打贏了個道士算什麼好漢？萬一打不過，吃了虧回來，還有臉見人嗎？」

小鈺見他生氣，便說：「我以後再不敢了。」瑞香抿著嘴兒笑，妙香說：「舜姐姐打他幾下子，警戒警戒他才好呢。」舜華倒有些害起臊來。優曇道：「舜姑娘說的正經話，你們盡著頑皮，胡鬧些什麼？」大家見他正言作色，才不則聲了。從此王夫人吩咐門上總不許小鈺出外，也就安安靜靜過了兩月。

又是十一月初旬了。這日，王夫人正和兩個媳婦在房裡閒談，見甄氏抱了桂哥兒，笑嬉嬉進來，王夫人道：「天氣冷了，別抱他出來。」甄氏道：「來請太太的安呢。」王夫人接過手來，和他逗著笑耍，忽見平兒引了劉姥姥進房來了。王夫人忙把孩子遞給甄氏，站起身來行了禮，坐下便問：「姥姥怎麼多久不來逛逛？」劉姥姥道：「窮忙得很，今兒貴親家催著叫我來說，巧姐的姻期要趕年內過門，因此沒奈何才進城來的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巧得很，今兒我家老爺不上衙門，我出去商量商量就來覆你。」說罷，就往書房告知賈政，賈政道：「巧姐兒是個孤女，且又沉靜勤謹，我很疼他。原想體體面面嫁他出去，誰知一年窘似一年，因此耽誤下來。如今年紀大了，說不得將將就就

完了這件正事。但是諸事未備，年內斷乎不能。煩他轉致周親家，明年不拘二三月，檢個日子來，無有不依。總要彼此從省才好。」王夫人聽了。回來說與劉姥姥聽，劉姥姥道：

「我也知道年裡未必趕得及，既這麼，我就去回覆他們罷。」

王夫人留他吃了飯，劉姥姥趕緊吃完，便道：「我去了。天色又短，那周家住在杏花村，離我家過去還有五里路呢！趁著今兒好日子，他們在那裡等覆信的。」王夫人只得送了他出去。賈政就趕著年內廢了幾十畝田，陸續把妝奩衣飾置辦起來。到了第二年二月半後，劉姥姥又來通知：周家擇了三月初三日迎娶，二月二十六日先送聘禮過來。王夫人就一口應允。也告知初一日先送嫁妝過去，一面備了酒席，請大媒吃了回去覆信。待到初三日，花轎到門，迎了去拜堂花燭，夫妻團圓。兩邊雖則從儉，賈政不肯過省，也還不很離模。以後回九、滿月，那些禮文不消細說。

原來這巧姐的生性喜靜不喜動，所以向來在家，除了朔望到王夫人上房請個安說說話。順便到李紈、寶釵處坐坐，餘外只在自己房裡做針黹，園裡是從不去的。就是在上房碰見那些小姐妹們，一問個好，略說幾句話便走開了，不很親熱的。因此出嫁之後，眾人倒不覺得少了一個人的光景。只有平兒和他早晚在一處，如今忽然去了，覺道清冷孤單得很。想著要到庵裡去住，又怕明心生性孤零，倘或不依，白開了口。為此先把這個意思回明王夫人，王夫人道：「這可也使得，我同你去和明心相商。」就同著到芬陀庵來，明心接著，坐下喝茶閒話。

王夫人就算自己的主意，要送那姑娘過來同住。明心道：「我也住的是太太的地方，既太太吩咐，有什麼不應的？」平兒聽了，十分歡喜，檢個好日，搬了進庵。雖不改妝，也叫明心做師父，也跟著燒香拜佛，還學著念唸經，倒也盡可消遣度日。